



我誠懇的請你花點時間看！

1982 卷 14 期 1

豆豆

「如果我係佢，我會點？」「如果我係醫生，我就唔會咁！」一連串的「如果」在腦海中迴盪，心裏也有點不安，並不是看罷電視放映而替病人不值，而是對班裏同學的反應，感到有點不安。

香港的醫療制度，千瘡百孔，加上香港的特殊發展，社會服務本來就是不足夠，醫療方面的費用當然不用多說，在這樣環境下，我們就此妥協麼？政府醫療服務人員不足，病人多，所以醫生們照顧病人的時間相對減少，在時間及各樣問題限制底下，醫生可以做到的是對病人多慰問，多解釋病情……好一個堂然皇然的推諉。

一聲早晨，一個微笑，你想要花多少時間去表達出來？我看最花時間的還是你決定「我應否對病人說聲早安？」、「微笑或許會令我的醫生身份太接近病人！」、「大波士也沒有這樣做，我想討好什麼呢？」。

你一定嘗過面對面碰着一個你認識的人，他眼見你迎面上來，但卻木口木面的從身旁掠過，當時你口裏剛盛着一鼓氣來說聲「早晨」，嘴角剛開始裂開。就只是短短幾秒鐘相遇，多費一點能量就可以令對方（自己）舒服很多。或許你不同意，這個比喻也委實不太直接。但我擔心的是，當我們的感官系統適應了某些刺激後，便會若無其事，恐怕要一個大大的重「擊」才能有效。

又比如設身處地想想，你家人入了醫院，醫生卻木口木面地，用熟練、靈敏而又迅速手勢，替你的家人檢查完畢，不消一秒鐘就消失了，而去檢查另一個病人。你當時會盛讚醫生負責任，不用其他病人久候，或是功力深厚、熟書，又或許你會惱他沒有關心病人，只是看看某號床的病症罷了。

作為一個人，就要對自己負責任；作為一個醫生，就要對病人負責任。醫生和其他的行業一樣，有專業的道德，也有自己的道德。做醫生、穿白袍、掛耳筒、別人用抬起頭、舉起雙目的眼光望你、萬多元收

入、社會地位……不錯，但你到底值多少呢？這些都是香港這個畸形社會的產物。你說醫生辛苦麼？那麼姑娘不比你更辛苦嗎？糞便、小便隨手就要替與你毫無關係的病人收拾。醫生的工作壓力大，對人命關天的事，要格外小心？不錯，但你想想要不是出錯？令病人受無謂的影響，甚至死亡，第一件事在你腦上浮現是：「我對他要負責任，怎麼害上一條生命！」或是「要是他的家人追究起，我怎麼辦！」

要是你會兩樣都想，這很正常，但我怕一兩年後你只會想後者，因為當你越接近將會得到的「醫生」稱呼，高收入，快可以與愛伴共諧連理，你便越不願失去這些，你會安慰自己，我辛苦了這五、六年，是應得到這些待遇的。真的是應得的麼？我說：我接受在這個社會制度下，這些待遇。但要是有一天中國收回香港，制度與國內的一樣，醫生的收入也不過與普通工人相若，你還會幹麼？不，你一早已遠遠走高飛了！

時間如飛而逝；小心照顧病人，多解釋病況，說句安慰的話，在香港醫院裏可能是奢侈品，但病人用他的尊嚴，他的生命，他用來養活一家人的時間，呆在病牀上，任由我們這些醫學生，摸東摸西，接受着他本來不用捱的辛苦（尤其是女病人被十多個年輕的男醫學生仔包圍，眼睛睜得大大的瞪着），他們不是也為醫療盡了貢獻麼？他們不會知道自己是無權反對的，或許也不知道自己受的是多餘的「檢查」，還連聲說：「醫生，你真有心，多來看我，謝謝。」你好意思受下麼？

此時此地，我們若欣然接受制度的限制，默默地妥協，那麼我可對你將來遇見的病人深表同情。理想或許不能實現，或許被沖擊時會痛苦難受。但自古至今，若沒有理想、敢於改革、不與現況妥協的人，那有今天的社會，還不是更多的不公平，更多的呻吟麼？